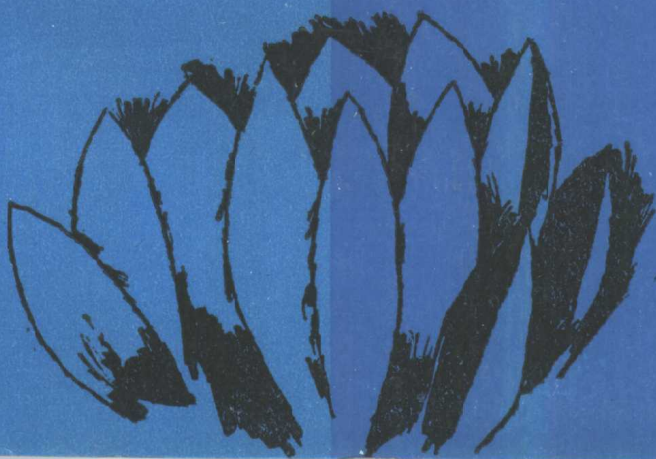




希望文学丛书

著名女艺术家们

周 玉 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周 玉 明

著 名
女艺术家们

· 希望文学丛书 ·

著名女艺术家们

周 玉 明

出 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马 池 口 印 刷 厂

787×1092毫 32开本

9 25印张 177 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100

ISBN 7-5302-0064-X/I·65

定 价：2.45元



周玉明

文学小传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65年我高中毕业，刚满18岁就跨进《文汇报》的大门，当了一名文艺记者。

1983年7月我被调入《文汇报月刊》任专栏编辑，同时开始陆续发表了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其中报告文学《行路难》获1985年首届上海文学奖。同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这本集子是献给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们的。女子天地陷阱多，而女艺术家要在尘世间占据一席之地更是艰难丛生。她们要想达到创造性的成熟，首先就得给自己造出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

新花竞放，新人辈出，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以发现、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希望文学丛书》，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

《希望文学丛书》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个人选集的方式陆续出版。

《希望文学丛书》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敏锐的生活观察，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

《希望文学丛书》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

目 录

“唯有过程永恒”(代序)

——周玉明和她的文学创作

赵鑫珊 · 1 ·

行路难

——著名评弹演员徐丽仙的艺术生涯

· 21 ·

人生不能没有恋

——已故弹词名家徐丽仙的爱情故事

· 44 ·

带微笑的声音

· 57 ·

太阳是圆的

· 66 ·

她的名字叫远征

· 74 ·

成方圆的弦和歌

· 95 ·

歌外音

· 113 ·

詹曼华和她的老师陈敏庄

· 119 ·

“迪斯科皇后”的烦恼和追求

· 129 ·

送你一棵勿忘草

——朱明瑛的自述

• 134 •

金色的“囚徒”

——朱明瑛在美国

• 166 •

心曲

——谷建芬的故事

• 176 •

闵惠芬的“梦幻曲”

• 198 •

生命之树常绿

——闵惠芬的奏鸣曲

• 224 •

足尖上的梦

——芭蕾演员汪齐凤剪影

• 232 •

舞之恋

——芭蕾女演员余庆云剪影

• 241 •

舒巧，擦干秋天的泪

• 251 •

附录

国门打开后……

——音乐界人士谈音乐人才外流

• 273 •

“唯有过程永恒”

——周玉明和她的文学创作

(代 序)

赵 鑫 珊

作为在报告文学园地笔耕的一位女记者兼作家，周玉明那颗敞开的博爱之心，系由两半组成：一半为她笔下的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们而骄傲，另一半则为她们分担忧愁。

——题 记

“唯有过程永恒。”——这是周玉明女士新近写的一首诗作的标题。我喜欢这个富有生机和进取精神的标题。因

为我理解它，自身也似乎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体验。

作为追求永恒过程的一种顽强努力，这本报告文学集仅仅是周玉明文学创作生涯一个可贵的亮丽起点。

凡过程都有起点。一个人的心路历程、精神运动过程和人类文化创造活动同样要有自身的起点，即便是一个很平淡、很不显眼的开端。海明威说过：“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周玉明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的文学创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她觉得文学创作于她，决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生与死的一种必要性。

我感受到了这段自白的分量，也理解它的严肃涵义，尤其注意到了“正式”二字。

二

《送你一棵勿忘草》的创作过程便包含了周玉明所说的“必要性”的萌芽。那仿佛是古希腊神话中屁护、赞助音乐和抒情诗的女神欧特佩胜利抗击死神突然入侵的一次“战利品”（这篇轰动一时、颇有一夜“洛阳纸贵”的作品曾被国内外二十多家报刊杂志转载）。在朱明瑛赴美前夕，周玉明火速赶到了北京，连夜采写，落笔极快。她说：“写的时候竟那样动情，笔尖几乎跟不上我那快速跳跃的思绪。”

两天后，她将稿子送朱明瑛审阅，没想到，这位歌唱家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抽泣了起来。

刚把稿子交出，在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波音客机上，周玉明突然休克了。经虹桥机场航空医院诊断是病毒性心肌炎。这是她连日太劳累所致！事后，当我去探望她的时候，竟看到她在病床上——边剧烈地咳嗽——边看《送你一棵勿忘草》的小样。

我被这个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两眼也潮湿了，模糊了。我突然想起胡晓平在钢琴旁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周玉明对人，对读者，对艺术，全是一个真字！”

不久，我便收到周玉明一封出自肺腑的书信，其中有一段有关人生哲理的质朴自白又一次拨响了我的心弦：

“反正我现在多活一天都是捡来的。从今以后我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活得更真实，更理想，也更勇敢些。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别的什么吗？人应当死几次。死一次纯洁一次，把身上不好的东西死掉，剩下的便是真的，善的和美的结晶体。今后我依然会任性而固执地拒绝一切不能同自己的心灵发生共鸣的清规戒律。”

我称赞周玉明面对死神的这种豁达和泰然自若。黑格尔说过：“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加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还有什么东西比生与死的相互冲突、对立和矛盾所产生的破坏力更为尖锐、严峻和巨大的呢？

我尤其欣赏周女士站在生死交界处的哲理醒悟。我以

为，一个人如何去死，也就是他多年如何活过来的最真实、最集中和最浓烈的写照。生，还有的是充分时间、场合和机会去虚伪，去“自欺欺人”；而死，却只有一次。对于每一个人，从国王到乞丐，死亡都是唯一性的一次，都是一次性的死。因此人对死所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唯一一次本质的诚实大暴露。死是不假的。它容不了一丁点虚伪和矫揉造作。在我看来，在人生的大舞台上，生与死只是一个统一基本行为的两个对称方面和两个相等的“对顶角”。

基于这种共同的觉悟和认识，1987年暮春3月，周玉明和我合作为《人民日报》副刊撰写了一篇《贝多芬之魂属于人类》的文章，以纪念贝多芬逝世160周年。在论述贝多芬死的情景和涵义，我们发表了如下见解：

一个人的死法，往往是他一辈子如何活过来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他一生道路的顶峰和总结。如果我们把贝多芬的心路历程看作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那末，他临死的表现和气度，便是最后乐章最后几个光辉和弦的长达十几个小节的激越轰鸣。

是的，一个人不仅要努力学会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要努力学会如何同这个世界告别。

三

从外表看，周玉明两腿修长，长得人高马大。这原是不奇怪的。因为追溯她那段充满“男孩子气”的童年，小学三年她曾接受过正规的体操训练。但论天性和禀赋，她

在骨子里多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抒情诗人，一个从里到外和从外到里的十足的女人。她既单纯又复杂。——单纯得使你不es敢对她当面撒谎，复杂得又令你肃然起敬。这尤其是在同她讨论严肃问题的时候。她太敏感了！在她的潜意识深层，仿佛有口大热锅，锅里日夜翻腾着连她自己也说不太清、相互矛盾的感受和意念。

她酷爱长在田野、山坡或岸边悬崖上的紫罗兰和“勿忘草”；眷恋波浪起伏、运动不止、上下水天一色的大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见海水不要命的人”。

她的心胸和襟怀，仿佛是北国一片洁净的、开阔的白桦处女林。风儿吹动白桦树叶，流散出轻轻的琤琮声，给人以甜美的感觉，透明的印象。

“人必须小说化、诗意化地活在这个既坚硬又飘浮不定的地球上。即便是犯错误，也应该是悲壮的，诗意化的，有声有色的。”——周玉明有一次对我如是说。我觉得这句自白颇能帮助我们把握她这个人及其文学作品。

近年来，周玉明有时像个顽童，站在诗的美丽海边，漫不经心地（有人说她的机敏和聪慧全隐藏在她对事物的大大咧咧和吊儿郎当中）于“退潮”之后常拾得几枚奇异的“贝壳”和几颗美丽的“珍珠”。然而，即便是做这种“诗海拾贝”的儿戏，她也是懒散的，心不在焉的，照样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因为她写诗（正确地说是“涂诗”）好像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涂诗”过程本身的快乐。或者说，她只顾暗地里默默地将诗句洒播在自己的心田，很少想到要刻意把

它变成铅字。

《我会来》便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于无意之中发现后，拼命说服周玉明，旋即拿去谱成歌曲、由谷建芬本人和朱逢博演唱并录成磁带的。

这首深沉的、极富婉约和忧郁美的诗作，是七年前周玉明独自在厦门鼓浪屿空回首，长踟躅，面对太平洋的汹涌波涛，于悠悠梦里无寻处的灵感产物。海明威说过：“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

依我看，《我会来》便是周玉明一首成功之作，充分显示了她的才华和心弦优美的颤动。

我会来
会来看你
就像水归大海
就像春回大地
就像岸边的垂柳
永远对流水依依

* * *

像南风
你飘入我的梦里
像彩霞
我照进你的心底
像朴实的月季
伴随你生命的四季

我会来
会来看你
那是断弦的吉他
弹奏着难忘的记忆
希望永远对人诱惑
不散的音韵在夜空停息

这是周玉明一颗淡淡哀愁的心儿在歌唱。在她笔下，即便是对往事伤感的怀念和追忆，也不失诗意的美。这诗的审美心胸和意识也常常从她笔下的报告文学中流淌出来。或者说，她总是怀着一颗炽热的、激荡的心去撰写小说化、诗意化的报告文学。所谓报告文学，原就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混血儿”。这也正是周玉明从记者到作家途中的一座桥梁。今天的周玉明仍然在这座桥上通过。

在《送你一棵勿忘草》中，周玉明对爱情的理解和描述（从语言到视角）便充满了诗的审美意识：

“是的，爱是有机化合，而不是扭合或是混合，不是单向地靠一颗心凑近另一颗心，而是要两颗心同时撞击，才能迸发出爱的火星、爱的柔情。你想真正地得到你所珍惜的东西，最好听其自然。如果它微笑着翩翩而至，来到你身边，它会永远属于你；如果它无意降临，你又何必要像吊风筝似的死死吊住它不放？请松手，它属于蓝天，而不属于你。”（见本书第154页）。

《成方圆的弦和歌》开头整大段则是典型小说化了的東西。它使讀者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個“橫掃一切”的荒誕年代，同時生動地展示了成方圓那極富個性魅力的童年。沒有這個性的魅力，就不會有今日的成方圓。因為一切藝術創作皆可稱之為“個性的表現”。

也許，在周玉明的報告文學和詩歌之間，我好像更偏愛後者。因為那是詩人採寫自己的內心，是自己的心聲，是有關自己內心世界的“報告文學”。寫這種“報告文學”最自由，最有解脫感，因為它不受時空和其他條件的限制。

有一次，我問周玉明如何看台灣三毛的作品。周女士回答說：“那是三毛採寫自己的心路歷程，是她採寫自己內心的報告文學。”

第一次聽到有關三毛作品的這個獨特定義，猛然便在我的內心激起了一陣深深的共鳴。

四

在現代作家中，有不少人是從新聞記者開始他（她）們的文學創作生涯的。美國作家海明威和蘇聯作家愛倫堡當然是兩個最典型、最傑出的例子。（海明威曾幾度做過新聞記者）

有一次，有人問海明威：

“你愿建議年輕的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嗎？你在堪薩斯市《星報》所受的訓練有多大益處呢？”

海明威答：“在《星報》，你不得不學習去寫簡單的陳述

句子。这对任何人都是有用的。新闻工作不会损害一位年轻的作家，如果他及时把它摆脱掉，这对他还是有帮助的。”

的确，对于青年一代富有创造力的严肃作家，记者生涯乃是一个跃迁到较高层次的黄金起点，弹跳点。因为它不仅训练了、铸造了未来作家的一支笔，而且也给了他（她）们一双敏锐的、观察事物的眼睛。

说来也巧，我认识周玉明的这五年，也是她从一名文艺记者渐次转向作家，发表了30万字的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的五年。同时也是她的身体从两度病危到日趋康复的光亮时期。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可以说，她有好几篇作品甚至是搅拌着消炎片和止痛药写成的。而从她笔尖下却流淌出来那么多的光和热，那么多的激情，这种反差的对比真是令人惊异！

像她笔下许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女艺术家那样，在周玉明的生命音符和节拍里，也构成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大调和小调。她的文字，包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标点，排列在她生命的音阶、调式和心曲中，都成了一串串有血有肉的感情思维符号，令读者性灵为之摇荡，波澜起伏。

不久前，周玉明为了鼓励我继续努力写作，不断地拓荒，发现自己，找到自己，超越自己，特意把英国作家毛姆的一句格言赠予我。那格言说：

“一个作家写的是哪一类书取决于他是哪一类人。”